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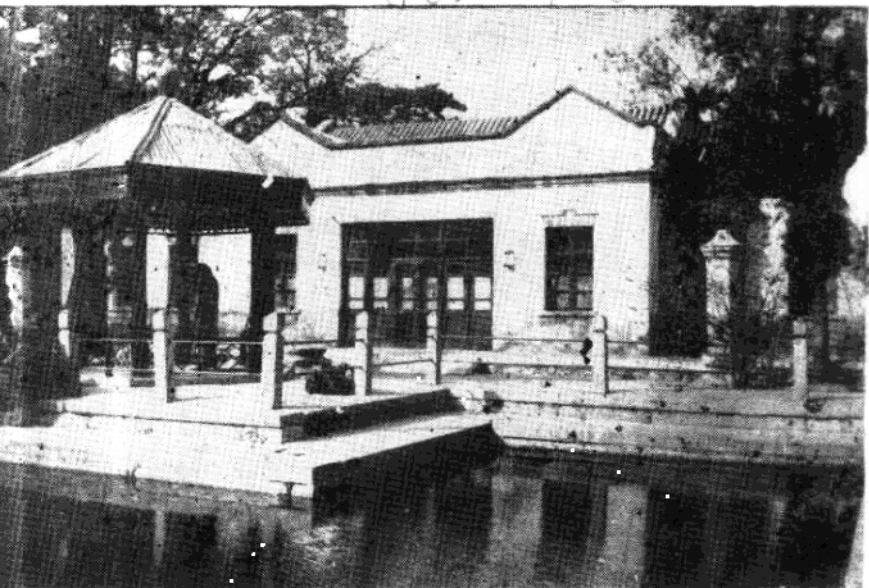
17

江山文史資料

(五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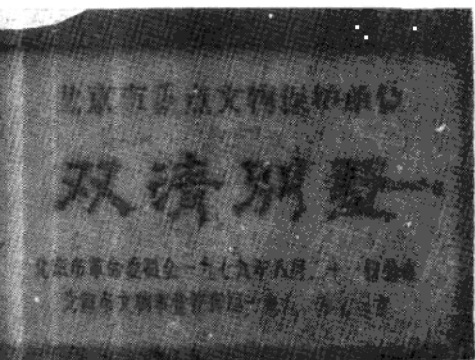
浙江江山縣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
編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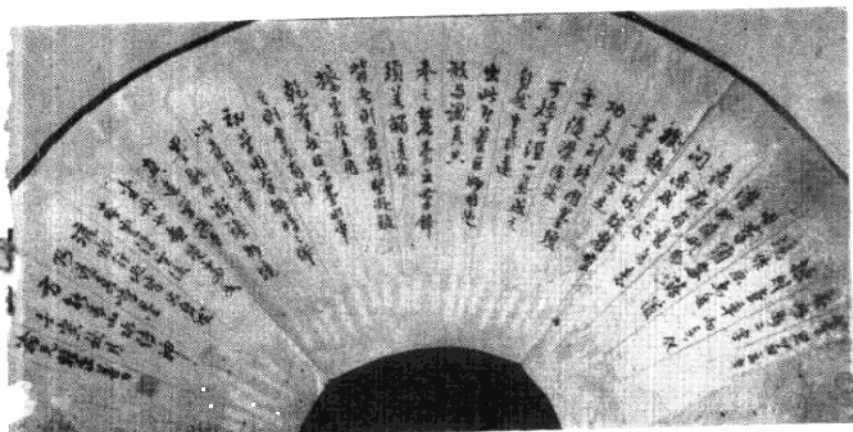
HT 262/28



北京香山·双清秋色

兴源 摄





毛善力先生书法

(周航 供稿)



福州市文联副
主席、原浦江衢游
击支队支队长高展
同志(左)与老战友
攀登江郎山

祝龙光 摄

江山文史资料第五辑 目 录

回 忆 录

赴延安抗大始末……………左 达 (1)

——为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而作

充分利用旧档案 为编史修志服务……………朱德田 (22)

附《旧案卷要览》

军统局内幕

回忆周养浩与息烽监狱……………周子厚 (32)

戴笠家世……………申 元 (39)

对“戴笠与军统局”一文的订正和补充……………王绍谦 (44)

戴笠与肇和中学……………严重光 (50)

传 记

毛春翔传……………王健一 姜洪水 (53)

女作家朱慧洁……………转 载 (61)

全副精神笔一枝

毛善力先生简介……………周 航 (63)

〔动态〕朱子爽先生提供珍藏的史料…………… (65)

略谈科举制度与江山的状元·····	毛兆廷 何英豹 (66)
〔朴庐诗稿〕选·····	朱子爽 (69)

报刊文摘

浮光掠影看美国·····	朱慧洁 (70)
周养浩谈息烽集中营·····	(75)
张华擢给毛家驹的一封信·····	毛声鸿 (79)

来函照登

徐伦先生来信·····	(81)
毛松友先生来信·····	(83)
林衍经先生来信·····	(83)
1—4期总目录·····	(85)

插图

双清秋色(封二)·····	兴 源
毛善力书法作品选·····	周航供稿
高展在江山(摄影)·····	祝龙光
江郎奇观(封底)·····	毛明珠

(1985年9月付印)

〔回忆录〕

赴延安抗大始末

——为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而作

左 达

编者按：左达，原名徐莲溪，1907年生，江山县峡口人。省立衢州第八师范毕业，曾任峡口小学校长。北伐战争时期投身革命，先后担任峡口区农民运动指导员、国民党江山县委部常务委员等职。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随后历尽艰难险阻，奔赴延安，转战太行山区，任职安徽宿松县县长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一军后勤部副政委。建国后历任杭州空军疗养院政委、杭州大学副校长，现已离休。本文是左达同志亲自撰写的一段革命回忆录。

一、拜别家乡父老，到延安去

时光如流水，两鬓忽斑白，不知不觉我已经到了古稀之年。

事实是一棵常青树，历史要经受各种考验，我写我的经历时丝毫不敢故作玄虚。

回顾我的抗大生活，得从我拜别家乡父老，到延安去说起。

三十年代，我和亦民在杭州因参加“左联”被捕，我的母亲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日夜啼哭，到处求神拜佛。据我母亲说，我原有兄弟姐妹五人，不知怎的，他们都没有过二、三岁就离开了人间，只有我，硕果仅存，一个人留在父母跟前，而且自少年时候起，一直药罐子不离左右。我十周岁的时候，母亲为我做了不少果菜祝寿，并且默默给我戴上“长命富贵”的银锁链，求神保佑我长寿。平日生活上的照顾，更是无微不至，伟大的母爱，浇灌着我幼小的心灵，母亲啊，至今回忆起你过去对于我千辛万苦抚养的恩情，真可以说是泰山不足以比其高，东海不足以比其深啊！

我在远离家乡六百里的省城坐牢，贫苦的母亲，自然无力探监。我也觉得实在没有劳累她老人家艰辛的必要，因为母子相见时必然反而增加难过，我于是千方百计使母亲安静，告诉她我在省城有人照顾，母亲尽可以放心。

1936年夏秋之间，我和亦民先后恢复自由，来到美丽的西子湖畔。我跟亦民谈起我非常思念母亲，亦民以同情的态度促使我单独回家看看，这使我对她深表内心的感激。后来，我来到江山县峡口镇老家，我们母子相见，母亲的高兴自不必说了，她先把家里仅有的几只母鸡全杀了，然后买了好多香烛，要我陪她到离家几十里路的一座古庙去还愿，她说：“全靠菩萨的保佑，我们娘儿俩才得团圆！”其实，我此时已经不相信泥塑木雕的菩萨能保护人。大革命时期，我不是曾亲自动员群众把城隍菩萨劈开几块，浇上煤油烧掉的吗？但是，现在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，我还是愉快地跟着她一道去还愿，并且在庙里一同吃了素菜饭。

要革命，不可能老守在母亲的身边，同时，我也很惦念留

在杭州当小学教师的亦民，母亲本希望我在本地找点事做，但经我的再三请求，总算答应我到杭州和亦民在一起，临别时，母亲再三嘱咐我说：“儿啊，你这次外出，再不要惹事生非了！”我点点头，表示从命。

我到杭州时，震惊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正发生。开始传来的消息说，蒋介石被捕。这下可大快人心，“庆父不死，鲁难不已”。我和亦民等几个人便买来了许多鞭炮，在小巷里放开了。晚饭时，还特地买了点酒，举杯祝贺西安事变胜利！

后来，蒋介石获释，“七七事变”发生，上海大场失守，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纷纷向金华搬迁，杭州成了一座死城，我和亦民离杭州，路经建德，遇到从南京军人监狱释放的张贵卿同志。他负有我党交给他来浙江建党的使命，经他介绍，我和亦民来到金华，找到了中共浙江临时工委的徐洁身同志，并由他二人介绍我们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我和王亦民入党之后，回到江山，成立党的支部，由我任支部书记，对外以浙江文化界救亡协会江山分会的名义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，成立流动服务团，开办新知书店，推销《新华日报》，各项工作搞得轰轰烈烈。岂料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根本方针未变，我们的流动服务团被迫解散，“新知书店”被查封，《新华日报》被没收。一九三八年五、六月间，我们通过新四军驻金华办事处，选派王亦民、姜宗猷、吴逢庚等赴皖南参加新四军，我拜别家乡父老，决定到延安去投考抗日军政大学。

我去延安抗大，经历了朋友的资助，党组织的支持和我个人战胜困难的三个历程：

①离开江山，我首先到了江西省横峰县友人张之堂（即张

达璽）先生那里。

江西横峰，是个小山城，人口约十万，是著名共产党员傅式平、黄道同志的故乡。大革命时期，方志敏同志曾在这里领导农民暴动，建立苏维埃政权。后来经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清剿，全县只剩下二、三万人，田园荒芜，一片凄凉。其时，横峰县长谢子丹与张之堂友好，聘任张之堂（江西鹅湖师范毕业）为县立小学校长。之堂兄知我决心要去延安，予以极大支持。我在横峰住了二个多月，至新谷登场，领受了之堂兄给我筹措的路费，于1938年9月自横峰乘火车至南昌，开始了我延安之行的第一站。

②我到达南昌，住百花洲旅社，即往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找到黄道同志。

黄道同志原任红十军旅长，是我党我军的一位优秀指挥员，年龄看上去不到四十，他身材魁梧，体魄雄伟，平易近人，尤其对青年人温暖如春。当我向黄道同志呈上《新华日报》上登载的抗大招生广告，陈述我决心去西北投考抗大的意愿时，黄道同志便指示我说：“你大概已经知道南昌流传的风声，日寇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，正加紧诱逼蒋介石投降。据我们所知，他们已积极准备进攻武汉。目前，我这里很需要人，我希望你能够留下，到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师做统战工作，你看如何？”

黄道同志虚怀若谷，他讲话完全用征求意见的口气，不慌不忙。

我听完黄道的话，觉得我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做统战工作，便说：“黄道同志，我去抗大的目的是想学做军事工作！”

黄道同志又说：“学军事嘛，浙江平阳有新四军的抗日救

亡干校，何必去延安呢？”

因为我一心向往延安，便说：“我有思想准备，愿意经受严格的军事锻炼，我现在已经从浙江江山来到你身边，黄道同志，还是让我到延安去吧！”

听完我的话，黄道同志没有勉强留我，他诚恳地指点我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找徐特立同志，到汉口找叶剑英同志，到西安七贤庄找伍云甫同志，然后直去延安。并且向我说明，由于沿途国民党反动派宪兵要检查刁难，所以不能带书面介绍信。交待我只需按照抗大招生章程办理手续就可以了。我听完黄道同志的交待，又说：“黄道同志，你能不能给我指点几位延安的熟人呢？”黄道同志回答我说：“可以，你到延安陕北公学见到邵式平同志，就说是我叫你来的。”听了黄道同志的话，我感到他是多么地和蔼可亲啊！1939年我到达延安，从《新华日报》上看到黄道同志病逝的消息，对这位身经百战的优秀指挥员的死去，我的心情，久久不能平静！

③离开南昌，开始了奔赴延安的艰苦历程。

我从江西南昌乘火车往萍乡经株洲到达长沙，只见长沙车站码头行李堆积如山，旅店客满，饮食店生意兴隆，狭窄的街道，因人多车挤，简直跟闭塞了一样，无法移动，加上敌机的不断扫射袭击，秩序混乱，不言而喻。

长沙的火车无论北上或南下，都不定时。列车遭到敌机的扫射和轰炸，单身汉跳窗而出，妇孺在车上被熊熊的烈火烧死，国民党军闻风而逃。我就在这血流四野、尸首异处的环境中找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，从中获悉汉口办事处的地址，然后又回到长沙站候车。

入夜，我从长沙站出发，乘火车经岳阳，洞庭名胜，无心

欣赏，三闾大夫，也没有凭吊，一直到了汉口。

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，我正想找办事处同志谈话，忽见二个青年人闯了进来，他俩自称刚从延安回来，向我们滔滔不绝地大谈延安生活如何艰苦，抗大学生每天上山打柴，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。他讲完就劝我千万不要到延安抗大去。我想，我已经下定决心，延安生活不管如何艰苦，人家能忍受，我为什么不能忍受？至于究竟苦到什么程度，我一定要亲自到哪里看看尝尝。所以，我还是坚决请求汉口办事处的同志，给我指明去西安七贤庄一号八路军办事处的住址，当夜乘车去西安。

我到了西安，突遇国民党宪兵蜂拥而上，他们象强盗一样查抄旅客行李，翻箱倒笼，旅客们据理力争，双方吵吵闹闹，我乘隙雇了一辆三轮车，直奔七贤庄一号八路军办事处而去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，非常热忱地安排我去招待所休息。

招待所住着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人，大家团聚一堂，席地而卧，使我觉得别有一番风味。我因初来西北，开始感到小米干饭，咽不下去。但心里又想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吃这点苦头算不了什么。抬头又看见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，进进出出，满面笑容。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又耐心地给我们介绍情况，告诉我们周围有国民党特务监视，大家千万不要单身外出。我们经过相互谈心，明确共同的一个目标，是为了抗日救亡要去延安抗大，接受教育。过了几天，来到这儿集中的同志已有一百五十多人。

出发之前，办事处同志动员大家轻装上路，从西安到延安，步行八百里路程，沿途有国民党特务专抓掉队的人，不轻装确实不行。此时，我把随身携带的一皮箱书籍和一个旅行包，捐助办事处，由办事处统一处理，又把随身携带的一些银元，

分别送给同去延安的工农兄弟。出发时，我们一百五十人被编成一个学兵队，办事处派了一名佩上尉军衔的副官担任我们的领队，带着办事处的护照，护送我们向延安前进！

我们一行到了离西安九十里的三原县朝堂地方，国民党宪兵检查站拦住我们，强行检查，逐个打开我们的行李，抢去我们的手电、邮票和皮带等物，引起带队副官和全体学员的极大愤慨。宪兵看了我们青壮学生义正词严，也就有些收敛。后来，还是由副官出面劝大家，不要因失掉些小东西，而耽搁路程，继续前进。一路上，大家提高警惕，互相照顾，队伍行动距离，不许拉得太长，女同志走在男同志前面，并挑选身强力壮的三、五人，组织收容队，规定每天行程不超过八十里，在我们的宿营地，有专人先到那里烧水做饭，搞草料置铺、挖厕所，遇上叉路，设标记和暗号，所有这一切，实际已经给我们上了抗大的第一课。

在西北高原上风餐露宿，对我这样一位来自南方，没有受过严格训练的青年人来说，是一场巨大的考验。从西安出发时，我开始感到有点不舒服，过了几天，就发高烧，昏迷，由同志们帮助带行李。到洛川就寸步难行，此时幸有从西安到延安的一辆运货大卡车经过洛川，副官叫人把我抬上汽车，上车后我便失去知觉，到了延安已经不省人事。是谁把我抬进延安抗大招待所，又转到罗家坪抗大医院去，我一点也不清楚。在三个月的医院治疗中，我大小便不能下床。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阶级友爱和医生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，我早已被埋葬在西北黄土高原了。后来，在我较为清醒的时候，护士曾与我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你发高烧时断断续续，发出呓语，说没有踏进抗大大门，死不甘心……”医生告诉我，患的是恶性伤寒。

四个月的医疗生活过去了，转眼就是春节，党中央组织部派人来医院慰问，延安春满人间，人与人之间热情洋溢，革命圣地名不虚传，嘹亮的歌声显现了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心。1939年4月，校部要我留校工作，我要求编队参加学习。被编到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二大队，进驻蟠龙。（如我没有生病，原编入抗大第四期五大队，驻甘肃庆阳）。

二、东渡黄河，挺进敌后

①抗大总校东迁。1939年春末夏初，在阡无人烟的黄土高原上，我们烧去丛生的野草，一镰一镰地开辟了一片片良田，种下了五谷，施下了畜肥。我们手上的血泡变成老茧，肩上的红肿变成肿块，正当秋收在望的时候，党中央决定抗大总校和陕北公学组成东进纵队，于七月上旬从陕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开赴敌后，发展游击战争，我们在出发时高唱抗大校歌：

“黄河之滨，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。人类解放，救国的责任，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。同学们，努力学习，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，是我们的作风。同学们，积极工作，艰苦奋斗，英勇牺牲，是我们的传统。象黄河之水，汹涌澎湃，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，向着新社会，前进，前进，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！”（注一）

队伍伴随着气壮山河的歌声，向西北方向前进，经陕北刘志丹将军活动的清涧、绥德和李自成故乡米脂。这一带经济比较富裕，文化比较发达。随后，我们挺进榆林附近的葭县乌龙堡，准备在这里抢渡黄河。当时，榆林驻有国民党军89师高桂滋部队，支持榆林专员贺绍南，经常和我们闹摩擦。我河防部队为了保证抗大人员渡河安全，早已进入这个地区担任警戒，

我们选定从葭县乌龙堡北渡黄河，至罗峪口西南登陆，此处虽山陡河窄，水流湍急，对面却有我120师部队接应。渡河后，我们到了山西省兴县的康宁镇，计划经临县白文、娄烦镇，渡过汾河，急行军通过同蒲铁路封锁线。

当我们的队伍正集结在葭县乌龙堡的时候，面临汹涌澎湃的黄河，滚滚的浪花不断地漂到我们面前，啦啦队员使劲地挥着两手，指挥我们大合唱：“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……”突见一个身材高大、面带笑容，双手不断左右摇摆的军人，从人群中走来，大家一看便知是经常给我们作报告的副校长罗瑞卿同志。这时，掌声雷鸣，罗副校长向大家频频点头致意。然后用洪亮的声音对我们说：“同志们，这次总校东迁，是根据抗日战争行将进入相持阶段的新形势，和配合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新任务，响应毛主席的“向战争中学习”的号召，把抗大锻炼成为一支坚强的革命队伍。你们和二分校的同学会合后，要向他们学习。同时，也要求大家把脸把衣服洗干净，象个革命军人的样子，给二分校作个样板。大家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，不许侵犯群众的丝毫利益，要尊重地方风俗习惯，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工作。”说到这里，罗副校长以手指向面前的黄河，接着说：“大家要服从命令听指挥，听从船工的招呼，不许争先恐后，要团结互助，发扬阶级友爱精神！祝你们先走一步，胜利渡过天险黄河，到哪边我们大家再见面！”

罗瑞卿副校长简洁的讲话，深深印入每个人的脑际。一路上，我们就是自觉地贯彻执行这个指示的。罗副校长跟着后续部队行进，沿途还认真地检查前进部队的群众纪律。指挥员按照行军序列，率领大家上船，因船身不大，每次只能上三十人左右，开船时浪高一丈，河水不断飘进船舱，船身摇摇摆摆，

船工叫喊着大家坐稳坐好，保持平衡。不料我们用的船原是一只破漏的旧船，河水涌进船里，大家急忙用毛巾堵塞漏洞，直到用铺盖把漏洞塞住。岸上的同学们也不断地高喊着：“加油啊！快渡啊！”大家上了岸，松了一口气，在原地休息，晒干衣服。这样一船一渡把全部人马渡过河，登上了山西地界，照预定的行军路线继续前进！

在一个夜色蒙蒙的深夜，乌云笼罩着半明半暗的月亮，大队背负干粮袋、腰挂手榴弹、脚裹绑腿的中华民族的 优秀儿女，在崎岖的道路上，迈开步伐，进入晋西北的重要集镇——静乐娄烦市，这里的房屋都用青砖砌成，街道也比较宽阔，住户和商店不少，只因日寇的三光政策，仅留下残存的断垣瓦砾，成了无人区。满目荒凉的情景，更加激起了我们对日寇的无比仇恨。我们吃了点干粮，走出镇外，上级一声令下，要大家解开绑腿过河，领导上根据身体强弱、个子大小，搭配编成互助小组，强渡汾河。此时虽在深夜，幸而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，叫人觉得汾水濯足，顿爽身心，数千健儿分成若干路，迅速而安全地渡过宽阔的汾河。我们又继续直奔忻县阳曲，在拂晓前跨越敌人严密封锁的同蒲铁路。这里离太原城不过八、九里，太原城里的敌人不时打出探照灯，如果不赶紧跨越过这条铁路，被敌人发觉，就会造成不少麻烦。此时，我们的队伍不是在走，而是在跑，在飞跃，个个汗流如雨，但却鸦雀无声，草木不惊，只能听到彼此的喘息声。有的确实跑不动了，同志们只好架着他走，拉着他跑。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。此时，谁也不愿落后，都要争当合格的革命战士。在逼近同蒲铁路的时候，我们的120师358旅已将铁路沿线几十个村庄的伪军据点全部严密监视起来。当我们越过铁路两边的

时刻，我部又针对伪军的护路队，架起机枪，命令他们不许喊叫，不许随便移动，不多时，我们就爬上了海拔2654公尺的云山中。据说这一夜，足足跃进了一百二十多里，当太阳在头上露面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到达山顶，有的在放声高唱游击队之歌，但更多的人却疲劳得已经睁不开眼睛，有的已经倒在路上呼呼入梦了。我们过同蒲铁路取得胜利后，曾编了一幕滑稽剧“同蒲路上一只破草鞋”，讽刺企图消灭我们的敌人，只不过拣到几只破草鞋而已。

在这次行军途上，同志们口渴肚饥，见水就喝，把老百姓洗马桶的水塘都喝干了。事后想起这事，大家都感到好笑，有的人还感觉作呕，其实我们喝下去的水，早已变为汗水排泄出去了，还能呕出什么呢？身边带的干粮，剩下也不多了，往后能否得到补充，却不得而知。

晋西北确实是一个穷地方。老百姓冬天没棉衣，吃的是红萝卜和山药蛋，房子也很小，群众对我们开始也不很了解，怕我们住进他们的房子，便在大门口挂上红布条，表示里面有产妇，不能进去。我们就露天宿营，天上露水，地上蒸气，早晨起床，全身湿透，没有火烤，只能让太阳晒干。至于吃的，就更为困难了，每人每天只能分得六个山药蛋，或两只包米充饥，有时搞点小米煮稀饭，拌点谷糠，就感到这是很不错的了。尽管如此，我们却认为比一比二万五千里长征，爬雪山，过草地，不知好多少倍呢！当我们听说晋察冀那边有大米枣子、柿子等等，大家又提起精神，口水直流，我们盼望着能够早一天到了晋察冀好好吃上一顿饱饭。眼下担心的还是鞋子问题。我们也就积极到老百姓家里，买破布破鞋底，到村子里买棕皮打草鞋。因为保护脚最主要的是鞋子，没有它，怎么行

呢？行军无论怎样疲劳，临睡一定要烧水洗脚，注意检查鞋子，这比吃饭还要紧。

②和二分校会师。过了同蒲铁路，顺着山沟僻道进入五台县境，巍巍的五台山，跃然在目，名胜古刹，未能登山一览，至今回想起来，还感到遗憾！我们经过孟县，看见汹涌澎湃的滹沱河挡在前面，大家就把棉被挂在脖子上，几个人手拉着手，并排着淌水过河，水深齐胸，河边蛋石上布满青苔，腻滑难行，一步一蹶象个小脚女人在婆娑跳舞。刚登上岸，敌机在上空盘旋扫射，“你在空中飞，我在陆上行”，道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在前进的道路上，我们虽遇到过不少困难，但困难阻挡不了我们的锐气，我们终于在十月中旬进入河北省境的洪子店，与灵寿县西柏坡靠近的抗大二分校会师。

晋察冀边区是个模范抗日根据地，实行全民皆兵，站岗放哨都由妇女和儿童团担任，民兵武装保卫生产，部队集中反扫荡，全区生气勃勃。入夜，在一个柳荫深处，布满柿子枣子密林的原野里，灯光明亮，二分校召开了盛大的欢迎晚会，由分校校长陈伯钧同志主持，副校长邵式平同志致词。他引用轩辕皇帝从西北黄土高原辗转到了渤海之滨，擒杀蚩尤，奠定国基的历史故事，以鼓励我们树立信心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。

参加欢迎晚会的还有晋察冀边区115师首长彭真、聂荣臻同志，和正在指挥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120师首长贺龙、关向应、吕正操等同志。两边拉拉队高呼互相学习，口号声此起彼落，人们尽情歌唱，把三个月的行军劳累一扫而光。

第二天拂晓，炊事班将晋察冀边区群众慰劳我们的一只大肥猪煮在锅里，突然报来陈庄战斗打响了。陈庄离我们不过十多里，我们不得不急急忙忙转移驻地，炊事班也就把大猪从